



保山文化地图丛书

主编 熊清华
周勇



保山古桥纪事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保山古桥纪事

ISBN 978-7-80695-605-2



9 787806 956052 >

定价：200.00元(共三册)

保山古桥纪事

尚未消失
的杰作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保山文化地图丛书

编委：熊清华 李正阳 杨毅 黄玉峰 蔺斯鹰
解丽平 杨连 周勇 林德忠 段一平
赵玲虹 李明华 刘正龙 王华沙

主编：熊清华 周勇

策划：熊清华 周勇

文稿统筹：周勇

编务：赵玲虹 王华沙 苏加祥 何卿 张萍

保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山古桥纪事/熊清华,周勇编.-昆明市: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1

(保山文化地图丛书)

ISBN 978-7-80695-605-2

I.保… II.①熊…②周… III.古建筑-桥-简介-保山市 IV.K92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6688号

保山文化地图丛书(保山古桥纪事、保山古村落、保山古民居)

保山古桥纪事

主编 熊清华 周勇

责任编辑 蒋翼坤 张文璞

特邀编辑 赵海涵

装帧设计 素璞

封面封底设计 周靖荐

责任校对 陈春梅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印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7.875

版次 2007年12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95-605-2

定价 200.00元(共三册)

至爱极边



上个世纪80年代，当我以一个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工作者的身份，第一次走进高黎贡山西麓这个被称作南方古丝绸之路咽喉之地的腾冲县城的时候，这座古朴的县城给我的第一印象简直就是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古代山水画。当然，那时的腾冲也还带着拉斐尔画笔下的欧洲小镇苍凉的风格。这个虽然有些破败，但仍不失庄重和体面的小城，就像一个已经破落的绅士，依然不失风度，让人极易想起它昔日曾经有过的辉煌。我想，有这样一种特殊氛围的地方，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必然会有很多的文字对它的过去和现在作过记录，于是，那种急欲想读文字的感觉让当时还很年轻的我略显焦躁。在短短几天的调研中，我很快阅读了托朋友找来的《腾越厅志》，虽然无法了解这个边城历经两千五百多年发展历史的全貌，但我还是了解到了元代以来从马可·波罗、徐霞客、李根源到艾思奇等一大串与腾冲的文化和山水息息相关的名人。其中给我震撼最大的是，明末中国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这个中国东西地理分界线最南端的县城留下的“极边第一城”的种种说法。这个曾经在腾越大地上逗留了一个半月，把他一生中最后的旅程足迹留在这个祖国西南、喜马拉雅山南缘地区的似乎并不显赫的地方的古代奇人，难以想象的留下了三万余字关于山水景致的文字记录。对于一个走遍大江南北，阅尽人间仙境的人来说，能够把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文字留给在当时还被称作“蛮荒之地”的边境地区，一定有他值得记录的地方。那次80年代的腾冲之行，成了我难以抹去的记忆。

2002年底，我来到保山工作。当时我首先想到的也是腾冲，这个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给我以深刻印象，以后又匆匆到过多次的边城。从那时起到现在，一转眼四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四年前的那个冬天，是保山最美的季节，当我带着一份责任，以另一种身份（出任辖腾冲县的保山市市长）走进腾冲的时候，腾冲冬日的阳光像祖先宽大温暖的手，正漫不经心地抚摸着这块大地，只有腾冲才拥有这样的冬天；只有腾冲，才会给我这样的感觉，那个冬天的边城和乡村对我来说，似乎都浸泡在一种意味深长的日子里。我知道，腾冲在两千多年历史进程中几乎从来都是一个商贾云集、生意兴隆，马帮络绎不绝、马铃声声不断的边城。这个从极为普通的边地军事城堡一步步演变成市井气息浓重的“极边”城市，就这样极其平静地迎接了我的到来；这个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但仍需要继续发展的“极边”城市，从2002年的那个冬天起，与我来说已经是一种责任。曾经有人针对腾冲这个地方说过：在腾冲，只要马蹄印上积满水，你无论何时都会看出一段历史触目惊心地映出人世的沧桑。那意思是告诉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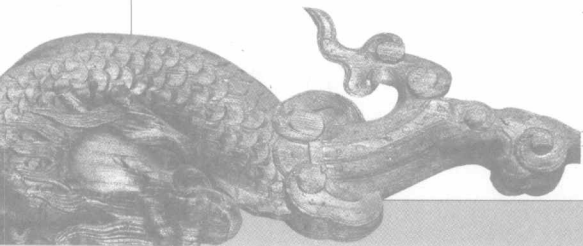
序

熊清华

人，这个地方虽然开化得很早，但有着沉重的历史负担。不过我这个人天生就有面对挑战的激情，每当想到要在这样一个拥有厚重历史、蕴藏丰富文化的地方工作，我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甚至有一种极为充实的感觉。这是我对腾冲的至爱，也是腾冲对我的厚爱。

腾冲是两千五百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川、滇的崇山峻岭中开辟的中国西南地区与外界联系的南方古丝绸之路这一纽带的重要结点，是中国通往外界最早通道上的最后驿站。在它还是民间商道的时候，就有川、滇以及缅甸、印度的贸易商人的民谣在这里传唱。在西汉元封年间，当王朝得胜之师乘余威开通博南山，渡过澜沧江，将王朝的边界在青藏高原的南缘地区向西推进的时候，南方古丝绸之路在秦汉王朝的经营下，在保山大地上很快成为郡县相连，驿路相接的官道。当时骑在马背上的商人们有这样的歌谣：“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这首最早见于史书的民谣，见证了南方古丝绸之路由民道转为官道的全过程，也暗示了腾冲这座边城兴盛的历史背景。正是因为有了一条从成都经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最后从腾冲出境的南方丝绸古道，而腾冲便与我有了一层更深的机缘，即腾冲这个极边县城与我的故乡昭通有着“千里姻缘一线牵”的联系。故乡昭通是“蜀——身毒道”入滇的第一门户，保山的腾冲却是这条道路走出国门的最后一座城池。想起古代奔波在这条道路上的马帮和商人们在这一段路上行走，一定会有一种在家乡行走的感觉，因为今天，当我沿南方丝绸古道入滇的第一站昭通到出滇的最后一站腾冲，温暖无时不在，护佑无处不在。我从来没有过走出故乡的感觉，特别是历数保山、腾冲的名人、文化和自然美景，我总有如数家珍地自豪。

从西汉时的滇越始，到唐南诏时期改称腾冲府止，腾冲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真正走向繁荣却是明代以后的事。从元宪宗三年（1253年），府酋高救内附，到现在八百多年的历史间，腾冲在不同的时期设过司、州、道、厅、署等各种军政机构管辖边疆诸地，其间历代名人绵延不断，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和国内外先进生产技术的传递，人口结构、民族构成、经济社会状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加之资本主义的萌芽，使腾冲这个边境城市迅速开化，进入了名人辈出的时期。有人说，这种鼎盛是从明代起内地移民大兴办学之风始然，而我认为更多的应是那个时代起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以张文光、李根源、艾思奇、张问德以及“翡翠大王”张宝廷等为代表的各界名人，支撑起了腾冲“文化名邦”的美誉。因为有了名人，也就有了从明中期到民国时期二百余年“七次修志”的壮举；有了和顺、绮罗这样中西文化兼容并蓄、和谐发展的侨乡；有了来凤山、宝峰山、云峰山、平峨山护珠寺等一大批文物胜迹；有了我每一次接近都始终感到赞





叹的全国最大的和顺乡村图书馆；有了今天既具江南风韵，也具边地风采的这座遐迩闻名的边疆历史文化名城。

很多人总是把像腾冲这样美丽和谐的地方想象成天堂，然后再把天堂想象成人间的花园，我也曾有类似的想法，但在腾冲，我不愿意仅仅把天堂想象成花园的样子，因为腾冲还有独特的文化，更因为还有那一块块价值连城的“绮罗玉”、“段家玉”或是“寸家玉”随处可见。清人陈鼎在其所著的《滇黔记游》中所说“玉出腾冲”，确实并不过分。如果说玉从缅北挖出的时候还是自然物件的话，那么在腾冲，经过工匠之手加工成各式各样的工艺产品之后，它就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或者变成了文化的符号，而那些边角玉料在铺筑巷道、镶砌厅堂的过程中，更使玉文化融进了腾冲百姓的生活。腾冲就这样一步步把玉变成了文化的瑰宝。可以说，缅北的玉石不但为古道经济的繁荣默默地作出了贡献，也为丰富腾越文化的内涵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由于对文化的情有独钟，面对如诗如画的腾冲，除花园之类的想象外，我更愿意像阿根廷伟大诗人、思想家博尔赫斯一样，把天堂想象成被文化重重包围的世界。

如果说文化的形成要经历漫长的岁月，只有在那些我们所经历过的事件从我们的记忆中渐渐模糊，图书里的文字渐渐从这块土地上的普通民众的眼前消失，文化才有可能越积越厚的话，那么腾冲的山水景致却是如腾冲的玉石（翡翠）一般始终精妙可人，不然徐霞客就不会在三百六十八年前的明崇祯十二年，刚刚踏上这片土地就恋恋不舍，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边城逗留月余才肯离去。这个五十一岁的在那个时代已算是老年人的旅行家，为什么会当时还被称作“蛮荒之地”的腾冲边城如此钟情，我想除了腾冲的人好，腾冲的文化厚重，更多的应该是犹如碧玉般的腾越山水。徐霞客那些记录腾冲山水景致的文字，能够历几百年经久而不衰，让一代又一代经历迥然不同的人格外喜欢，除了那些在作品中超越了时间的东西之外，我想更能让人们念念不忘的还是他所描述的那片曾经被他的双脚丈量过的土地。我敢肯定，直到今天，没有几个人在腾越大地上比徐霞客行走得更投入，没有几个人像徐霞客那样对腾冲的山水依恋至极，不然他的文字就不可能逾几百年之后，还引领着不同时代的人们的思维轨迹不断前行。

徐霞客记述腾冲山水文字所穿透的时间和空间的巨大力量，经久不衰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走进腾冲大地的人。他以一生的辛劳、一生的奋斗，一生的孤独，一生的痛苦，在这个极边的地方写下了举世无双的文字，让世人品味了三百多年，陶醉了三百多年，思索了三百多年，仰望了三百多年，甚至受益了三百多年。三百

多年来，腾冲不仅活在高黎贡山温润的环境之中，更是活在徐霞客绝妙的文字里。无论是民谣中传唱的“好个腾越州，十山九无头”的关于火山的描写，还是“风水交迫，喷发若机，声如吼虎”的关于“一泓热海”的记述，都深深地植根于《徐霞客游记》的基因里。从徐霞客的文字，到历代描述腾冲的民谣诗赋，我们都可以看到腾冲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这片用太平洋的气息和印度洋的气息共同滋养的土地，你每走入一回，都能在甜润的空气中体会到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一种辽远、恒久、苍茫的美。在这里，你可以想象东亚的鲜花和南亚的绿叶在一起慢慢老去的那种永恒的时间之美，那是一首犹如古拉尔德斯作品《堂塞贡多·松勃拉》中描述的南美高乔人生活的牧歌。面对这首沧桑中不失美丽的牧歌，我觉得好像有一个人总是用那种淡淡的语气在向我讲述，既无悲无喜，也不绘声绘色，重要的似乎只是想让其血脉和文脉一代又一代地熔铸进这片如画的土地。

我曾经跟人说过，爱一个地方，重要的是让自己的某段历史在这个地方逝去，然后让你的新的历史再在这个地方的一块泥土中一天天长出来，越是长成苍天的大树，你越有爱这片土地的权利。从上个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踏进腾冲的近三十年来，我不断地从《徐霞客游记》中读到腾冲大自然的柔美，从《腾越厅志》等地方文献中印证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走过的历史弧线。在我的眼里，时间与空间，在这里交迭出那么多丰富的景致；实证与追怀，在这里融揉出这一块厚重的土地。更为欣慰的是，今天这块美丽的土地正在焕发出勃勃生机，我敢说她的未来一定会更加楚楚动人，一定会更加诗情画意。在腾冲和顺荣获“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之后，我多次陪各方友人到和顺参观游览，面对图书馆气宇轩昂的建筑群，我不止一次地想起民国中期图书馆成立之始的那幅“千秋事业书中史，万国风云座上观”的秀才题联。从一个乡间秀才的人生境界，我仿佛看到了腾冲更加美好的未来指日可待。

这几年来，为了使万里古道在保山发挥作用，二百四十四万各族人民正在奋力开通连接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为了使千年古城在边陲再放异彩，二百四十四万各族人民正在打造滇西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保山各族人民正竭尽全力，为边城美好的明天而奋力工作。每当我走过这里的古道深巷，走过宽敞现代的大街，看着这片生机勃勃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土地，我自己隐藏了许久许久的在寂寞孤独过后的幸福从心底慢慢地流淌出来，溢满我的世界。我不知道我自己正在走过的历史是否能在这片土地的某一块泥土中一天天茁壮成长，是否能长成苍天的大树，但无论怎样，谁也无法抹去我爱这片土地的权利。

至爱极边。这不仅仅是一个词组，更是我内心深处时时都想发出的一个声音。我深深地爱着她的过去和现在，更深深地爱着她的未来！

霓虹桥阅历	1
惠人桥遗址	15
怒江上游第一座悬吊式铁索桥——双虹桥	20
一个以桥命名的街市	27
古道边关第一桥	30
通济桥：在“旧世界”里优美地弯曲	34
野猪箐桥	40
永定桥：南方丝绸之路上最隐谧的桥	44
安澜桥	47
一场战争与一座桥——惠通桥纪事	49
长顺石桥	56
千寻瀑上太极桥	58
双虹桥畔怀人师	60
夹象石桥	65
猴桥：猴子攀援的桥	67
腾径咸空永安桥	74
龙川江上的“私桥”	80
永盛桥	83
盘蛇谷水打桥	85
沧江溜索桥	86
沙沟福善桥	88
风雨沧桑洗甲桥	92
辉家寨桥	94
风雨老邓桥	97
勐波罗河的隧通桥	98
永顺桥	102
腾冲木桥之魁——九村桥	104
帕掌河风雨桥	107
活着的廊桥：朝阳大桥	109
官市河花桥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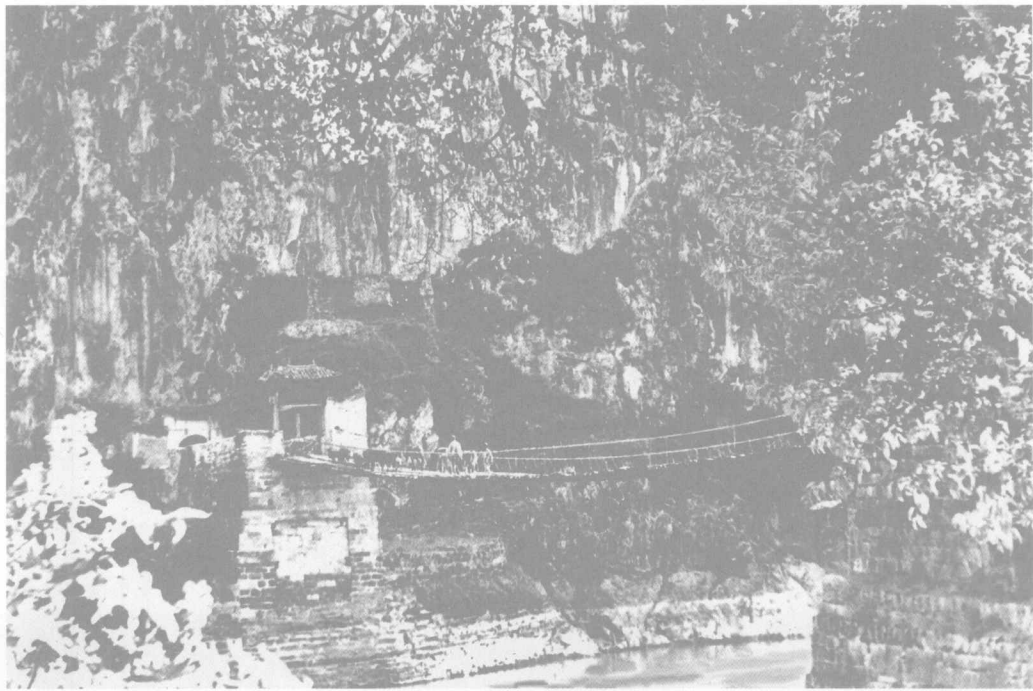
霓虹桥阅历

周 勇

从地图上看，蜀—滇—身毒道犹如一棵躺卧在横断山脉中的枝杈纵横的大树，它交错繁密的枝杈一直蔓延到滇西永昌古道的最末端。有无数条河流从它的“枝杈”上越过。因而，这条最终通向缅甸、印度的道路肯定会有无数个渡口，无数座桥梁。可是这无数个渡口、无数座桥梁最终都将汇聚到澜沧江的兰津渡口。还是沿用前面的比喻，永昌古道相当于“树干”，而道路两端则相当于“树梢”。无论你是从金沙江的“灵关道”来，还是从乌蒙山的“五尺道”来，最终将在博南古道会合，并且最终将别无选择地通过澜沧江的兰津渡口。

是谁在兰津渡建筑了第一座桥梁？只有澜沧江知道。
王华沙/摄





有一首汉武帝时代的古歌，两千多年来一直在史籍中回响、在漫长的南方丝绸之路上回响。这首有着浓郁汉代古风的民歌，据说是云南最早的民歌。这其实是一首颂扬帝王文治武功的诗歌。当时，汉代盛行这类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大赋，华丽而空洞，音韵铿锵。杨雄、司马相如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我想这首名为《通博南歌》的古歌，很可能是出自一个下层文人之手，他写作的目的很可能是想通过这首颂扬汉武帝的诗歌，来改变自己卑微的命运（这是中国历代底层文人具有悲剧色彩的宿命）。因而他仍然采用当时最为流行的“主流话语”——赋体。只是他作为下层文人，比起司马相如这样的文人，更了解社会底层的不幸。因而他在颂扬帝王的功业时，难免会掺入汉武帝穷兵黩武开征博南，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这个不知名的汉代底层文人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首诗居然超越了文学，成为了汉代开通蜀—滇—身毒道的历史记录。汉代的文学领袖杨雄、司马相如已经躲避到现行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史教科书里，你只能在那里才能找到他们的影子。而这个不知名的底层文人，却

在当年的兰津渡，民间商人们必须通过这样的“桥”去实现他们的商业利益。

阳举文/摄

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中一路唱去。其中“越兰津（兰津渡），度沧水（澜沧江）”两句，就道出了这条古老的道路在经过兰津渡口和澜沧江的艰难与悲怆。

其实兰津渡要比这首古歌古老得多，在蜀一滇一身毒道还是一条秘密的民间商道时，它就已经存在了。早在公元前4世纪时，蜀地的商人就从兰津渡走向缅甸、印度。当时他们是靠舟筏渡过澜沧江的。“后以箠绳为桥，攀援而渡”（《滇西杂记》），这种以箠绳为桥，很可能就是今天澜沧江上游的某个地方仍然保留的溜索。在险恶的江面上，通过一段优美的弧线抵达峡谷的另一端，在今天已经沦为一种“表演”。可是在当年的兰津渡，民间商人们却必须通过这样的“桥”去实现他们的商业利益。是生存，而不是“表演”。人可以通过箠绳抵达彼岸，而马却不行。因而在当年兰津渡，“箠绳为桥”与舟筏摆渡是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交通状态一直持续了很多个世纪。

兰津渡建桥的历史是从诸葛武侯南征开始的，《滇西杂记》载：“武侯南征，架桥以济师”。中国最古老的商道上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居然以商业无关，却与

已经没法统计，人们在兰津渡修建了多少座桥，澜沧江又冲毁了多少座桥。

王华沙/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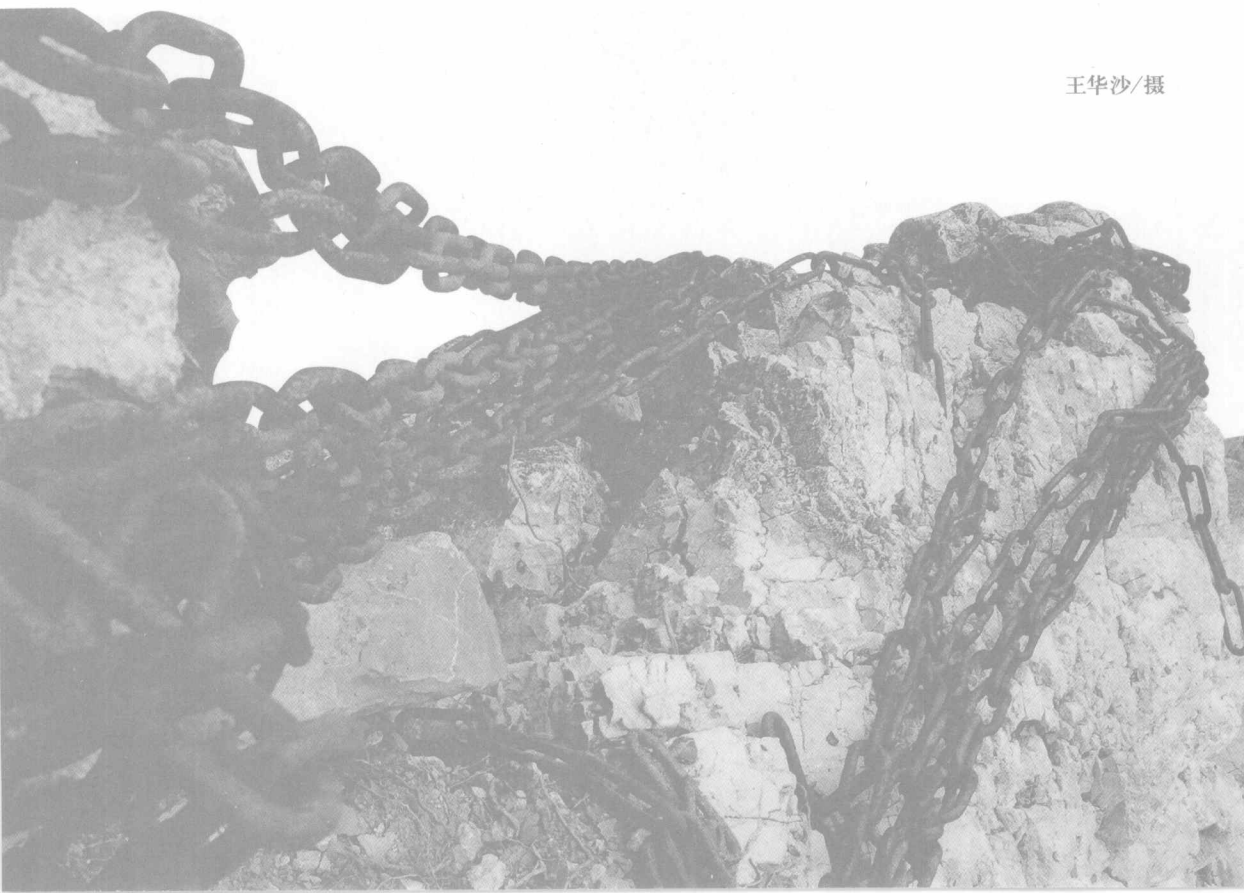




战争有关。道路除了运输商业、文化以外，更多的却是运输战争。这一点已被所有道路的历史证明。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对这个说法颇不以为然，“然兰津之歌（指《通博南歌》）汉明帝已著闻，而不始于武侯也”（《徐霞客游记》）。是谁在兰津渡建筑了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只有澜沧江知道，只有亘古不变的峡谷知道。我们总是习惯于将这样的功绩记在人们熟知的伟人的账上，这样我们才可以心安理得。因为这样伟大的事业，只有人们顶礼膜拜的伟人才有资格完成，别人不配。事实却很可能是：第一座真正的桥梁是那些不为人知的民间工匠们完成的。他们建桥的动机非常单纯，让自己和别人能更安全地越过兰津渡。至于“第一座”桥梁将会给自己生前或死后带来多少虚荣，他们是不关心的。那样的东西对于他们实在没什么意思。这个假设与20世纪的一个伟人的教导非常吻合。这个伟人的原话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可是我们在历史中却很少看到人民的身影，只看到英雄们在历史中昂首阔步。

为后人熟知的“霁虹桥”在兰津渡出现时，已经到了元代。在此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兰津渡先后“以竹索为桥，修废不一”。你已经没法统计，人们在兰津渡修建了多少座桥，澜沧江又冲毁了多少座桥。据《雍正通志》载：“元贞年间，也先不花西征，

王华沙/摄



易于巨木，题曰：霁虹桥，后圯，复以舟渡。”桥虽然毁了，古老的兰津渡又开始了船筏摆渡的历史，然而霁虹桥的名字却永远保留了下来。

明代洪武二十八年，镇抚华岳铸二铁柱于两岸边以维舟，然岸陡水悍时遭覆溺。在兰津渡建桥成为人们的千年梦想。木桥或是竹桥总是容易在岁月中朽坏的，只有铁索桥才能持久地抗拒时间的作用。因而，建铁索桥成了人们最大的愿望。明代是云南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年代，大量的移民从中原涌入云南、涌入滇西。兰津渡的舟筏已经无法负载如此众多的移民。于是这种愿望便空前地强烈。让霁虹桥成为铁桥的愿望，是博南山江顶寺一个叫“了然”的僧人实现的。据载：“明成化年间（1465年），僧了然募建，以铁索系两岸，上盖以板，为亭二十三楹。”（《雍正通志》）从此兰津渡开始了铁索桥的历史。此后，霁虹桥虽屡经劫难，在修复时仍“大率制以皆仍以了然之旧。”

兰津渡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关于桥的历史。霁虹桥则是这部煌煌历史册页中的高潮。关于它在历史中的地位，一本1991年8月出版的史书是这样评价的：

“霁虹桥是云贵川藏陕五省区现存95座古铁索桥中最古老、最大和最为完整的一座古桥梁，也是全国最宽阔的三座铁索桥之一。比四川泸定桥宽一倍和早200多年。承重系数仅次于贵州盘江桥，居全国第二。是世界桥梁史上的一朵奇葩。世界著名学者，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主编的《中国科技史》写道：‘霁虹桥是世界现存的唯一最古老的铁索桥’”。（《保山市文化志》）

我第一次抵达兰津渡时，霁虹桥已经又一次成为了遗址。1986年10月12日的一场巨大的洪水，使它又一次从澜沧江上空消失。你没法统计这座古老的桥梁已经是多少次沦为遗址了？沦为遗址简直就是它的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现存”这样的语词已经不再适宜这座古老的桥梁。由于它的消失无法看到李约瑟博士所描述的“世界现存唯一最古老的铁索桥”。其实我应该早一点来，在它还健在的时候。然而，我没有。我在它已经消失了四年之后，才来到它的身边。现在，我只能坐在残存的桥墩上凝视空阔的江面和废圯的遗址所呈现出的残缺的历史。如果桥还健在的话，我只需要一两分钟，就可以从罗岷山抵达对岸的博南山。现在，我只能借助停泊在澜沧江边的小船。那是一种在兰津渡很常见的窄窄的小船，每次可载四五人。涨水季节，这样的小船就只能拖到岸上，栓到木桩上，任凭风吹雨打。很少有人敢在涨水季节去横渡澜沧江的。在澜沧江边的平坡村你经常可以听到，某个船夫在涨水季节消失于澜沧江浊流里的故事。我所熟悉的平坡村李明智的哥哥阿金留，就是一个在澜沧江消失的船夫。他消失得非常悲壮。他的故事曾在我供职的报纸上发表，感动了很多读者。如今那被他救起的小女孩已经长大，可是他的故事还在澜沧江边广为流传。



作为蜀-滇-身毒道的要津，兰津渡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不仅仅是一座桥梁，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一个繁华的码头。

范南丹/摄

作为蜀-滇-身毒道的要津，兰津渡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不仅仅是一座桥梁，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一个繁华的码头。陡峭的峡谷之上出现一个建筑群落。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这种严峻而苍凉的自然环境中出现金黄的琉璃瓦屋顶，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景。道路使荒凉的澜沧江峡谷人气炽盛。如今，随着道路的衰落，彩虹桥周围的建筑群已经消失殆尽了。你已经看不到黄色的琉璃瓦在峡谷中的反光了，只能看到在阳光下黯淡地生长着苍绿苔藓的废墟。有的建筑甚至连废墟也没有留下，恍惚在时间中销声匿迹融入峡谷之中。你会怀疑它可能在澜沧江的雾气中蒸发掉了。从仅存的废墟中想象当年的情景是困难的，你可以从江边的一些上年纪的老人那里知道一点，但是那里面会有很多演义的色彩。时间会使人们的想象充满浪漫气息。徐霞客的见证虽然显得有点匆忙，但肯定要客观准确得多：

“由岭南行一里，即曲折而下，其势甚陡；回望铁桥，嵌北崖下甚近。而或迎之，或背之，为‘之’字下者，三里而及江岸。即挨东崖下溯江北行，又一里而至铁索桥之东。先临流设关，矾石为门。内倚东崖，建武侯祠及税局；桥之西，矾关亦如之，内倚西

崖，建楼台并祀创桥者。……固知迤西咽喉。千百载不能改也。余时过桥急，不及入叩桥东武侯祠，犹登桥西台之阁，……（徐霞客游记）”

我想，可能是从博南山到兰津渡陡立的古道，使徐霞客疲惫不堪，因而他关于霁虹桥的记录，一反往日的细腻和不厌其详的风格，显得过于匆忙与简洁。但是他毕竟忠实地记录了当时霁虹桥的情景。据载：当时霁虹桥桥墩上建有关楼，过亭。桥东有武侯祠、玉皇阁。桥西有观音阁、古堡、御书楼等古建筑。

桥西的御书楼与桥东的武侯祠是兰津渡最宏伟的建筑。两座在峡谷中闪烁着黄色琉璃瓦光泽的建筑隔江对峙。1711年康熙皇帝亲书的“飞虹彼岸”的金匾就悬挂在御书楼里。那是这座名叫御书楼的建筑里唯一的“御书”。如今御书楼及显赫一时的康熙大帝的手书已经在岁月中荡然无存。关于御书楼消失的具体年代，澜沧江峡谷的山民们大多语焉不详，他们只知道那里曾经有过一个悬挂着皇帝的字的楼。

兰津渡最后消失的建筑是，被当地人称为“诸葛殿”武侯祠。在我采访时，有很多老人向我仔细描绘了诸葛殿的建筑外貌。他们说，那样的房子现在是盖不起了。李光禄老人说，诸葛殿的梁上都刻着“花草”，柱子有一抱多粗。大门里有一个院子，然后才是诸葛殿。殿里塑有丈高的诸葛武侯铜像和八大金刚塑像。令人扼腕的是，使兰津渡最后的建筑毁灭的不是时间，而是曾经在中国大地上司空见惯的“革命”。我熟悉的平坡村李明智的母亲，就是这场革命的参与者。她说诸葛殿是在1958年拆除的。当时她是平坡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她们的班主任陈老师带着全班学生到“兰津渡”进行“革命活动”。她们“革命”的工具是锤与斧头。武侯祠里所有的塑像在锤和斧头之下轰然倒地。丈高的诸葛武侯铜像被敲碎后当废铜卖了。只是诸葛武侯的“首级”坚硬无比，也沉重无比，因而不易敲碎也难以搬走，便暂且寄存在坍塌的武侯祠旁，任风吹雨打。据说后来被人滚到江里去了。而泥塑的八大金刚则当时就被扔进了滔滔的江水中。李明智的母亲说，当时她们太小，抬不动这些被断成几截的佛像，就四五个人推着一截佛像让它顺着峡谷滚到江中。武侯祠拆下来的瓦、木料则被运到平坡，成为平坡小学教室的一部分。几十年后仍让李明智的母亲不解的是，如此革命的陈老师居然还成了右派，被送到很远的地方劳改。

现在，兰津渡遗留下来的，只有被厚厚的苔藓或是野草覆盖的石墙。当年的建筑就坐落在石墙制造出来的“平地”上面。房屋毁弃之后，风将尘土吹落到石墙上面，于是就有一些顽强的植物在上面生长。人的痕迹在这样的地方是非常脆弱的，要“抹掉”它太容易了。这样的地方，你很容易想起的是“不废江河万古流”一类的诗句。兰津渡是蜀—滇—身毒道的一个分界线。桥东的博南山属于云岭山脉，桥西的罗岷山则属于碧



罗雪山脉。只要从霁虹桥走到西岸，你就从著名的横断山脉——云岭抵达另一条同样著名的横断山脉——碧罗雪山脉。此时，你脚下的古道叫——永昌古道。博南山与罗岷山之间仅隔一条澜沧江。两隔江对峙的大山，犹如被刀齐齐砍开。两岸的山崖恍若切口般陡直而整齐。这“刀”当属澜沧江无疑。只有澜沧江才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力量。澜沧江使博南山与罗岷山犹如两个沉默的巨人般隔江对峙。两个巨人的身体间，于是出现了一巨大的裂缝。兰津渡就位于裂缝的底部。裂缝两端的距离并不遥远，然而深不可测。从裂缝的这一端抵达另一端，你必须先“坠落”到裂缝的底部，然后“上升”。这是穿越眼前这个“大地裂缝”的全部过程。陡峭笔直的山崖并不适宜于生命的生长。因而，它几乎没有树，红色的岩石上面偶尔会出现一些斑驳的蕨类植物。这使峡谷两端的景色略显杂乱。一个在江边放牧的老人告诉我，从前这里到处都是大树，并不是这样光秃秃的。在这样的地方出现一片茂密的森林，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这样的环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适宜生命的存在。夸饰过去，这是人类的通病，并不止于眼前这位放牧的老人。苦难在回忆中变得温情脉脉，可能就是这一类毛病的表现。老人看出了我眼中的怀疑。他竭力强调着：森林曾经在这里存在过，并且遮挡了古道上的阳光。我的证据是：峡谷西岸的绝壁之下，有一个叫“飞石口”的地方，那里常有被风吹落的石块从悬崖上方飞落，击中过往的行人和马匹。于是人们便在飞石口的下方建了一个隧道，古道便从隧道内通过。当地人叫“石圈洞”。飞石口，至少在清代的史籍里就有记载。这说明至少几百年前，澜沧江峡谷的水土流失就已经相当严重了。如果峡谷上方真的像放牛的老人说的森林密布，那么，风是无法把石头吹落的。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

作为绵延几千年的“国际通道”的重要渡口。兰津渡的每一寸土地都肯定遍布着人类的足迹。你无法统计它走过了多少达官显贵与布衣草民。它的历史已经从大地上消失了。虽然，残存的断壁颓垣多少透露出这个渡口当年繁荣的蛛丝马迹，但它实在残缺得令人难以辨认了。

如果你从兰津渡走过，你不难发现它的历史不是写在大地上，而是刻写在西岸罗岷山的千仞绝壁之上。数十丈高的悬崖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诗文、题刻。其中大者高达数米，小者仅数寸宽阔。当地人将这个悬崖叫做——普陀岩，而大多数史志则将其称

